

解读江南古镇的“经济密码”

张 博

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新著《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聚焦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江南地区，对长江三角洲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的40多个典型市镇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勾勒其逐渐城市化的演变轨迹，探讨了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和商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早期城市化。该书全景呈现了江南市镇的分布格局、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而且对这些市镇曾经引领时代潮流、带动传统社会变革及至城市化的原因进行深入解析。一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蓬勃发展，缔造了辉煌的经济、文化业绩，成为前近代的一抹亮色。

如是观之，今天让人们流连忘返的江南古镇，仅仅是明清以降江南市镇的仅存硕果。透过作者笔下那些斑驳的墙体，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仿佛看到了星罗棋布的市镇，连接成四通八达、商品交流频繁的市镇网络。明清时期多层次的市场带来了经济的繁荣，造就了一大批财富集中、人才荟萃的经济中心地，吸引四乡的人群向这里集聚，形成日趋庞大的聚落。巨大的经济活力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中心，向人们呈现色彩斑斓的早期

城市的魅力。这里曾经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工商业中心，大江南北的富商大贾在这里集聚，全国丝绸、棉布等名牌产品在这里集散，行销海内外。早在明后期，马尼拉大帆船把从中国口岸出口的湖丝及丝织品运往美洲。晚明时期，中国棉布已畅销海外，由于价廉物美而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披靡。与此同时，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在生丝与丝织品的流通过程中，太湖周边的市镇网络的集散功能与市场机制，起着特殊的作用。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使得传统在江南市镇中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革。市镇作为手工业与商业中心，具有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功能，具有和乡村联系密切的市场功能，丝绸业市镇的活力正体现在这方面。它首先是一个生丝、丝织品以及其他相关商品的生产者、交易者的交流中心。因而这些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必然带有强烈的商品色彩、市场色彩，迥然有别于传统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既不同于乡村，也不同于作为行政中心的府城、县城，更具有时代的特色与生机，体现出经济发展

趋势的变化。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表明，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欧洲国家和中国一样，也处在手工业阶段，或者说“乡村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阶段。作者认为，中国江南劳动密集型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精良、劳动力价格低廉，使得欧洲国家同样处在“乡村工业化”阶段的棉纺织业相形见绌。然而，到了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出现了机器与工厂化的棉纺织业，而中国江南的棉纺织业依然停滞不前，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经济明显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经济。面向全球化贸易的市场经济，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都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标志着江南市镇正在发生有别于传统的变革。

书中除了随文图，还精选多幅当代摄影名家的江南古镇题材摄影作品和珍贵历史图片，制作成彩色图版附于书后，读者可从中一窥江南古镇的古今变迁之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一部可以随身携带的导游手册。于专业研究者而言，又是一部可以随时翻看的江南市镇参考文献。

回望江南，领略江南市镇曾经的辉煌，对于今天的城市化发展不无启迪意义。

纸上茶溪能听雨

——读《茶溪听雨》

胡 锋



也许是因为偏爱，对于媒体人分娩的“娃儿”，我总会停下打量的脚步。所以，从公号上看到从省级媒体退休的何显玉老师《茶溪听雨》一书出版的消息，立刻留言。第三天，书就快递到了。

两个晚上外加一个下午，无论是下午的春光还是亮灯的春夜，捧读《茶溪听雨》不但非常应景，而且非常“赏”景。虽然均是目力所到之处，顺着作者笔下流淌的文字，可谓“纸上茶溪能听雨”。

作者是从繁华的都市热闹过来的“人”，茶溪成为远离都市红尘后的精神归宿，在茶溪晴耕雨读，在自己的理想国里煮字笔耕，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想，对于每一个有情怀的人都是个谜。“作者在写小白，又在思考人生。茶溪里一切一切，都在触及作者对生命的思考，也是一种生命的聆听吧！其他如《蛤蟆》也不难看出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

“八公山”文艺评论 (第八季) 征文

“山河故人”着墨不言而喻描写的是故乡故土故人，从陵阳到安庆到柘皋，从画家到书家到同学，如果把几篇文章的标题串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述说。“余生不长”，“常想我，好好地活着”。标题就让人心生感慨，对友人、对生命的感悟都是一种浓缩。情之所至，听雨成诗。作者笔下的“山河故人”往往会让你感动不已，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了我歪歪扭扭的画痕。

读完“星霜荏苒”的章节，心里是不轻松，甚至是痛。《冬荷》《艾草》里，作者内心的痛一直在，因为那里字里行间能深刻地感受到母亲对父亲、子女对父母深沉的爱。“平平淡淡的时光，或许正是最好的生命状态。”作者在经历后顿悟，化作浅浅的文字奉献给读者，又何尝不是心灵牧马茶溪畔的沉淀呢？正是这种人生经历与感悟，让《熬粥》《西瓜》成为一种温情的自然流露，让茶溪成为一种“平淡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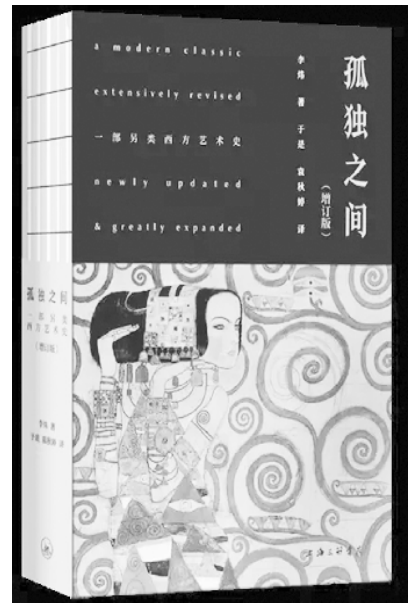
“万物有灵”记录了小白和阳阳两个可爱的荷狗，他们曾经流浪在茶溪，小白没有走完四季，开着的门不知有没有等到回家的阳阳。“世间哪有不散的宴席，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永远都是个谜。”作者在写小白，又在思考人生。茶溪里一切一切，都在触及作者对生命的思考，也是一种生命的聆听吧！其他如《蛤蟆》也不难看出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

《茶溪听雨》还有让人爱不释手的部分，就是优美的语言。就像书的序言中写道的一样，“走近作者的纸上建筑和纸上音乐，常会想象着作者立于青山绿水间，回望前尘，兴致汨汨，形诸笔端，妙化成文……”是的，每一篇文章在作者笔下，就像是茶溪的流水一样缓缓流淌，流向河床。河床里长出来的语言，自然带着一种清新的野趣、青山的空灵，越回味越悠长。

茶溪在，雨也在。期待在纸上茶溪听到更多的小荷！

与艺术家在孤独的路上邂逅

马 凌



李炜的艺术史随笔，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光彩。《书中书》《醉心曲》《嫉俗》《永恒之间》等文集，横跨文学、哲学、历史、音乐、诗歌、美术等领域，一本本读他的书就像看他展示十八般武艺。学者夏志清把他的“读书之广博通达所惊奇”，诗人余光中称他为“一位才学出众的书痴”，绝非过誉。

另类的艺术史写法

这本《孤独之间：一部另类西方艺术史(增订版)》(以下简称《孤独之间》)的第一版出版于2017年，是李炜的第九本书，与之前的很多集子类似，他关注的依然是人，这次是那些肩负天才的人们在生活与历史中的沉浮遭际，他们是拉斐尔、乌切洛、波斯、委拉斯凯兹、修拉、席勒、德拉克罗瓦、波丘尼、马列维奇等艺术大家。

诗人里尔克说过：“艺术作品永远是孤独的，绝非评论可及。唯有爱能搂住它，了解它，珍惜它。”的确，很多时候，艺术作品只能欣赏，不能阐释，特别是那些冷冰冰的学术框架和分析工具，不仅不能缓解，反而会加重这种孤独。倒是出于爱的拥抱与私享，更能接近艺术本真。2022年《孤独之间》增补版问世。这次李炜从《嫉俗》里挪移来凡·艾克、丢勒、布勒东和他的朋友们，增补了惠斯勒、修拉、杜尚，还有三位不太醒目的女画家巴尼、菲罗和卡宁顿，又重写了卡拉瓦乔、席里柯和里希特。如此一

来，页码从首版的318页增加到这一版的630页，在长度、厚度、深度方面都有拓展。不仅如此，他还大费周章地重译了很多章节——没错，他一贯用英文写，由译者翻译成中文，此次忍不住亲自上阵。我觉得特别的“翻译腔”是他的特色，当一个作者不停地折腾自己和译者，他的完美主义面目自是暴露无遗。

“一部另类的西方艺术史”，并不是说写到的大画家们不够主流——拉斐尔、凡·艾克、丢勒、委拉斯凯兹、德拉克罗瓦、杜尚等人，生前作品都炙手可热；

这里的“另类”，也并非指大师们特立独行、不流于俗——哪位艺术家不另类呢？这里的“另类”，其实是一种创新的艺术史写法。李炜不以风格流派为框架，只关注具体的艺术家们，暗合贡布里希的名言：“没有大写的艺术，只有一个个艺术家。”因为是写人，自然要有血有肉、有情有态。他擅长从艺术家们的自画像、他人作为艺术家的画像入手，形神兼备。他写丢勒，用1498年自画像：“26岁的丢勒面容瘦削——也可能只是因为他那在威尼斯买到了一面好镜子。无论如何，他的头发变成了小卷，还蓄起了胡须，果真像他开玩笑给自己起的绰号那样：‘长发多毛的画家。’”

李炜最深刻的分析还是直接挺进大师们的心理大陆，他有本事让人相信，“听起来”像贝多芬的德拉克罗瓦，其实一直在“演奏”莫扎特”，也就是看起来革新，实则传统。不仅如此，李炜总是在对照、绕圈圈中写人物，一章之中视角经常变换，凌波微步，让人目眩，譬如在惠斯勒和拉斯金的著名诉讼之间，安排了马尔德、普鲁斯特、甘地、伯恩琼斯等一票人马。在画家卡拉瓦乔旁边，是音乐家苏杰阿尔多。在他笔下，没有哪位艺术家真的一是座孤岛，他们只能在孤独之间。

作者和艺术家抢戏

李炜用更符合艺术家特征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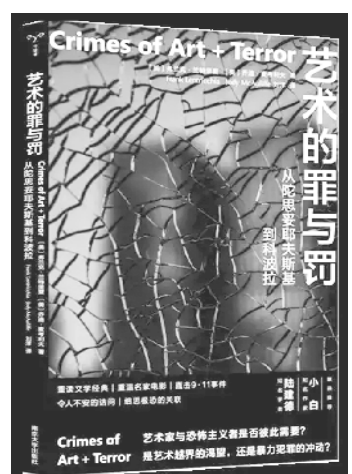
风格书写他们的故事，这种“实验性写作”与卓然秀出的艺术家们相得益彰、俊迈不群。

李炜并不装作“客观”，他更不在行文中擦去自己的行踪，反其道而行之，他常常把“我”置于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或一本正经，或插科打诨。比如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乌切洛的一篇，各“章”标题是：“第一章 本文作者描述一只苦哈哈的鸟”“第二章 本文作者一不小心让配角抢了戏”“第三章 本文作者解释贬抑其实是最佳的称赞”等等。

从叙事学角度，这种“元叙述”通过作者自觉暴露文本的写作过程，产生一种间离效果，此处还富含幽默自嘲，让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喜剧的那种戏谑，颇能解颐。除了加强行文的趣味性，也明示了李炜对于笔下故事的绝对控制，乌切洛只是李炜笔下的乌切洛，“怪咖”全都是李炜塑造的“怪咖”。

除了纵横的才情，李炜的“另类艺术史”还展示了他的灼见真知。拉斐尔一节，他有意在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佩鲁吉诺和塞巴斯蒂亚诺的比较之间，铺陈拉斐尔在想法和技艺方面的“前卫”。他指出，时至今日，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受到追捧不再是因为成就非凡，而是个性独特，因此既不古怪也不抑郁的拉斐尔会被人指责“缺乏深度”。然而，拉斐尔的画作是名副其实的绝世大作，他吸取了每一种技巧，却神奇地保留了自己的风格。

新书速递



《艺术的罪与罚：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科波拉》

[美] 弗兰克·兰特里夏 乔迪·麦考利夫 著

艺术家与恐怖主义者是否彼此需要？作者从9·11事件谈起，进一步揭示出潜藏在许多浪漫主义文学幻想之下的欲望，一种将要颠覆世界经济与文化秩序的力量。本书探索了文学创造力与暴力，作者在高雅和通俗艺术、虚构和真实罪案之间自由穿行，游刃有余，编织出一张冲动之网，网住人们不安的精神。

贴着泥土写乡土

——读欧阳黔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

颜同林

乡村旅游兴起、电商物流涌现、千企帮千村等新鲜事物接踵而来，村容改观、穷则思变、民心向善等诸多叙事线索与乡土生活及细节杂糅交错，真正表达了“路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寓意。在现实与理想、乡村与城镇之间，作家借笔下的新人新事和思想观念的改变来建设乡村，开掘出一种新时代乡土小说的思想新境界。

作品中人物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有十多个，形成一个立体的新乡土人物画廊，其中主要人物是村主任和驻村第一书记等，构成有血有肉的基层扶贫干部序列。从乡镇到村组的各类人物是作家最感兴趣的对象。特别是三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性格、经历和才能各不相同，典型性十分显眼。乡镇及村级干部等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人物群体，他们身上那种敢闯敢干、为民谋利的品质得到了本真的呈现，从中间可以看出武陵山区这一脱贫攻坚主战场的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静水深流，乡村振兴的根须在乡土里。同时，小说在塑造人物上注重原生态理念，并杂糅诸多贵州风土人情元素，以村主任为例，小说的主人公是外号麻五皮的麻菁菁，有喜剧感，是一位诙谐、接地气的村民。麻五皮能会说会道，喜欢吹牛，点子多，有粗俗的一面，但能化解基层的诸多矛盾；尽管生活并不如意，但执拗、粗暴的性格

掩盖不了他带领村民追求幸福的愿景。千年村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自愿扎根脱贫攻坚第一线，有干劲、有见识，为乡村注入活力。作家笔下的山区干部、群众，操着地道的黔地方言，在村人村事的乡土中自由呼吸，粗野中有温情，沉入基层却长出梦想的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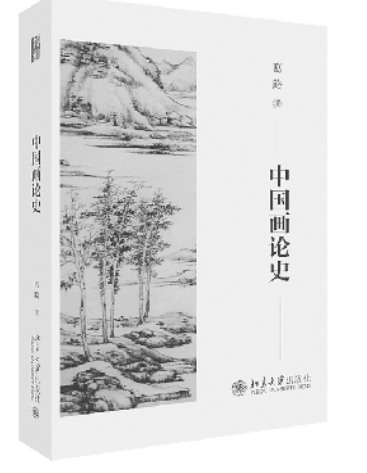
情节跌宕多变，叙述松弛有度，为读者提供了展示性情的乡土舞台。小说从乡村的变迁切入，深入乡土的缝隙和根须之中，比如产业调整、土地流转、村民纠纷，都贴着泥土来写。在走向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虽然村镇无小事，人事繁杂，山重水复，但小说没有回避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困难，涉及当前农村面临的诸多观念生问题，广泛涉入人情、利益和观念冲突。作者的眼睛死死盯住这一块，并把手搭在新时代乡土的脉搏上，这样改写了传统牧歌式的乡土小说世相，催生了新时代乡土小说新的叙事，发出了乡土的新声。欧阳黔森长于跨文体写作，他的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编剧的电视剧《花繁叶茂》，与《莫道君行早》都存在或深或浅的互文性现象，一起丰富了乡土的面貌。

《莫道君行早》像一把沉默而有力的犁，用它闪光的犁铧翻起似曾相识的泥土，在乡村振兴中，散发久违的另一种乡愁和芬芳。

《中国画论史》

葛 路 著

本书按史的次序，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画论中，披沙淘金，分类整理，梳理历代典籍文献中的绘画理论和发展脉络，还原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历史面貌，佐以对具体画家画作的分析、叙述结合，是一部简明而生动的古代画论史。



《刑辩日记》

李永红 著



忠实记录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律师刑辩日常，包括获得案源、接待客户、会见当事人、阅卷、确定辩护方案、调查取证、制作阅卷笔录、起草刑辩法律文书、出庭辩护等常规工作，对热点案件及社会问题如何发表评论，以及同行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与客户沟通与交流等人生百态、多角度、全方位记录刑辩律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